

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

曹 茂¹ 郎云雯² 樊兴丽¹

(1.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2.云南农业大学 大数据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财富,它的保护利用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面临着艰巨性和紧迫性。在对云南至2015年被列为全球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的6个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调研的基础上,归纳了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分析了其保护利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保护利用改进建议。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5-0119-06

Research on Preservations and Utilizations of Minority Tools in Yunn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AO Mao¹ LANG Yun-wen² FAN Xing-li¹

(1.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

2. School of Big Data,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

Abstract: Minority tools in Yunn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roperty of our country, its protections and utilizations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 technology is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and urgency. On the basis of study on 6 Minority tools in Yunn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that was listed as a pilot project for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n the world or China to 2015, we summarized the minority tools types in Yunn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protections and utilization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Keywords: Yun Nan Minorities; tools in Yunn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protections and utilizations

自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后,2013年,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又被农业部列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4年,云南广南八宝稻作生态系统、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被列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5年11月,云

【收稿日期】2017-08-10

【基金项目】云南农业大学中青年社科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数据库建设研究”(2016SK10)研究成果;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科技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子项目)(A2001204)

【作者简介】曹 茂(1973-),女,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郎云雯(1978-),女,云南农业大学大数据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信息化;
樊兴丽(1979-),女,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科技史。

南双江勐库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被列为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7年云南腾冲槟榔江水牛养殖系统被列为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至此,云南省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总计7个,排在浙江(8个)之后,数量居于全国第二。

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试点(GIAHS)。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般采用的定义为:“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①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包括物种、景观、村落、工具、技术和民俗等文化遗存的综合体系,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代表着一个时代或是一个地域的农业科技文化的重要遗存,它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污染和巨大的能源消耗,没有理由随意消灭它。但由于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不容乐观,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也难以幸免。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因其独有的民族特色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有着显著的民族性和保护的紧迫性。笔者在云南至2015年被列为全球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的6个农业文化遗产地全面调研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利用保护现状进行了全面评析,并提出保护利用的改进建议。

一、云南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类型与民族性特征

(一)云南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类型

学界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类型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按使用功能划分的中国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类型,把工具分为整地工具、播种工具、中耕工具、灌溉工具、施肥工具、收获与储藏工具、加工工具、运输工具、饲养工具、渔猎工具、劳动保护工具^②。这种分类其实并未穷尽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工具的类型,特别是在今天强调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绿色生产的背景下,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又出现了新型的环保防病虫害物理工具,例如在云南双江勐库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核心区冰岛村,为了减少害虫对古茶树的侵害,古茶园里普遍放置了灭蚊灯,运用物理手段消灭害虫,避免了农药灭虫带来的化学污染。在对云南6个被命名的农业文化遗产地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按使用功能,可以把云南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分为以下类型:

表1 云南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类型

类 型	农 具 名 称
整地工具	铁犁 耙子 木犁 微耕机
中耕工具	铁铲 铁锄(条锄、板锄) 铁镐
积肥、施肥工具	粪桶 粪勺 钉耙
灌溉工具	龙骨水车 水车(水转翻车) 抽水机 水管 水瓢 水桶
收获与储藏工具	铁镰刀 箩筐 畚箕 木杈 筛子 笕帚 扫帚 木耙 木叉 口袋 麻袋 纸箱 竹竿
加工工具	铁锅 锅铲 茶绞子 簸箕 篾席 杀青机 揉捻机 杵臼 石磨 脚踏碓 水碓 手推磨 石碾 石砣 水碾 风车 碾米机 粉碎机 脱粒机 打谷桶 烘干炉 海簸 秤 烤炉
运输工具	摩托车 毛驴 背篓 扁担 独轮车 小推车 拖拉机
防病虫害工具	灭蚊灯 农药箱
修剪整枝工具	砍刀

① 闵庆文:《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文名称及其他》,载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探索》,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② 刘启振,等:《多向度视角下的中国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划分》,《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续表 1:

类 型	农 具 名 称
畜禽喂养工具	铡刀 食槽 水缸 鸡笼 牛(马、猪、驴)圈
渔猎工具	扣子(捕鸟) 倒须笼(捕鱼) 渔网 鱼篓
劳动保护工具	斗笠 蓑衣

以上农业工具的类型与云南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生产生活情况紧密相关。云南大理剑川、红河哈尼梯田和广南八宝主要是与稻作农业相关的工具。双江冰岛村和澜沧县景迈村主要是与茶叶生产加工相关的工具。大理漾濞光明村主要是与核桃生产加工相关的工具。

(二)云南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民族性特征

云南至 2015 年被命名的 6 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也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性特征。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项目地元阳县箐口村主要聚居着哈尼族;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项目地景迈村和芒景村主要分布着傣族和布朗族等;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项目地光明村为白族和彝族混居地;剑川稻麦复种系统项目地沙溪古镇主要聚居着白族;广南八宝稻作生态系统项目地八宝村为苗族和壮族混居地;双江勐库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项目地冰岛村为傣族和拉祜族聚居地。

云南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有着很强的民族性特征。这个特征既表现在少数民族制造的农业工具上,也表现在农业工具的使用方面。

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在制作上的民族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就地取材和装饰的民族文化元素。云南农业文化遗产地森林资源丰富,因此传统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基本为木材或竹材。云南少数民族在农业工具的装饰上也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大理剑川稻麦复种系统的白族村民背篓上的背索装饰一看就是白族特色编织品。背索上半截较宽,下半截比较细,用来缠绕在箩筐的后面。背索一般用草绳或棕绳和布条编织成漂亮的白族特色图案。大理白族还有一种富含民族特色的打谷工具,叫做“海簸”(白族语音),是种很大的圆形竹编工具,类似打谷桶的功能。双江勐库冰岛村的茶叶摊凉工具——篾席也是很有傣家特色的竹编,长方形的带花纹的篾席摊凉时铺开,闲置时可以卷起,便于收放。

全国稻米产区传统农业工具几乎大同小异,但是在农业工具的使用上,云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地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箩筐,一般做背箩使用,但是在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白族村民那里,则是用人头顶住系箩筐的带子,头部承受整个箩筐的重量。箩筐与背脊接触部分还有一块白族特色的背垫相隔,以保护村民的上衣。

二、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利用保护现状

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6 个云南农业文化遗产地对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具体情况如下;

(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实践

随着学界、政府管理部门等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得到了高度重视。“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分布在云南红河州元阳、红河、绿春和金平 4 县,总面积达 82 万亩,核心区位于元阳县。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一种方式是让传统农业工具进陈列馆展

示。在元阳县新街镇箐口村建有一座元阳县民俗文化陈列馆,陈列馆一楼主要展示的就是哈尼梯田的稻作农业工具。各类农业工具放置在透明玻璃陈列柜中,每个柜展示多种农业工具,数量不等。元阳县多依树梯田景区观景台也有专门陈列农业工具的一间大厅,此处陈列的农业工具比起箐口村民俗文化陈列馆展示的工具更大型一些,比如展示有龙骨水车。这些陈列和展示深化了参观者对哈尼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认知。

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农业工具原地保护利用。在箐口村,古老的水碓房被保留下来,原地展示水碓的工作方式。这样的保护利用实现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旅游开发价值和教育传播价值。

(二)云南双江勐库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实现了活态保护

云南双江勐库冰岛茶以优秀的茶叶品质和高昂的茶叶价格享誉国内外茶叶市场。在市场对传统手工加工工艺和绿色生态观念追捧的推动下,双江勐库冰岛村经历了从传统手工茶叶加工制作到机械化加工再到手工加工制作的回归。近年来因手工茶能有更高的市场价值,笔者在冰岛老寨张晓兵家的茶叶加工房看到很大的一台茶叶杀青机已经被闲置,他家的茶叶从采摘到杀青摊凉等过程都用手工完成。杀青恢复使用了传统的大炒锅,摊凉的篾席由本村傣族手艺人编制。冰岛村传统茶叶杀青工具——大炒锅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重新回归,实现了活态保护。

(三)云南其余农业文化遗产地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尚未起步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凝聚着农业劳动者的智慧,不同的农作物生产有着各异的农业生产工具,这些多样性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丰富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但是目前云南双江、漾濞、剑川、广南和澜沧等农业文化遗产地政府管理部门并未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相关管理思路和实践,也未见有民间博物馆、农具馆和私人藏馆等收藏传统农具,仅在澜沧县景迈山柏联普洱茶庄有生态茶加工程序展示,一系列加工工具得到相应的陈列。这些工具既有现代机械化的加工工具,也有传统的茶叶紧压的石磨。柏联公司的商业行为客观上也起到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利用与展示的作用。

三、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存在的问题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保护;二是利用。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基础之上利用,在利用中实现保护。通过调研发现,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民族性特征正在快速消失

随着科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发展,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问题严峻。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利用也面临当代新科技传播普及的严峻挑战。大理漾濞光明村村庄秀美,处处一片现代气息。满山的麦田基本是喷灌,家家户户房后有现代小型焚烧炉处理生活垃圾。村主任告诉笔者,传统农业工具比如木犁等因闲置基本都烧了。大理剑川稻麦复种系统和广南八宝稻作生态系统遗产地由于地势较平,比较容易使用机械化生产工具,因此,微耕机、脱粒机等机械化生产工具已经比较普及。同时很多传统农业工具不仅不再使用,而且也不会自己制作,需要时到市场购买。有些传统民族特色工具由于使用上的弊病,比如头顶的那种背箩,白族村民已经很少使用,因为经常使用颈椎会疼痛。“海簸”这样的白族特色工具则已经要在非常偏僻的农村才能找到了。在景迈山,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和机械化茶叶加工工具更已经是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傣族过去兼用来晾晒茶

叶的傣家凉亭也不多见了,村民一般都自建现代阳光房晾晒茶叶。

(二)传统农具的制作、使用面临现代机械化农具的冲击和挑战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离不开农具的制作、使用等保护利用方式,但是随着现代科技进步,传统农具生产效率低、制作和使用维护成本高的特点显现。传统小型农具一般农户可自行制作,专业性强一点的农具当地艺人可以制作。但是在今天新科技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传统小型农具也受到新材料的冲击。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元阳梯田村民日常使用的运输储藏工具背篓一般为就地取材的竹编背篓,但是由于竹编背篓使用寿命有限,塑料背篓也出现在了身着民族服装的村民身后。大理剑川沙溪古镇是剑川稻麦复种系统的核心区,由于古镇地势较平,村民翻田整地也几乎普遍使用微耕机,传统木犁已难觅踪影。手动谷物脱粒机由于比较耗费人力,在剑川等坝区基本用现代化的电动谷物脱粒机取而代之。景迈山众多稍具规模的茶叶合作社,从茶叶晾晒到杀青、揉捻等一系列生产工艺都实现了机械化,传统杀青用的大炒锅基本被废弃。

(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还未受到管理部门应有的重视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旅游开发价值、教育传播价值^①,重视传统农具的保护利用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云南省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总计7个,排在全国第二,但是云南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云南被命名的全球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至今没有一家专业性农具收藏、保护和展览机构。红河哈尼梯田民俗陈列馆有部分农具展览,但仅只是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部分在其中展出,很不专业和完整。农具没有进行相关的解释、标注或说明,简单摆放在陈列柜中,缺乏专业性的保护利用方式。

(四)现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式单一

目前云南农业文化遗产地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方式比较单一,仅只有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在民俗陈列馆以及云南省民族博物馆有部分农具收藏和展示。除此以外,云南至今没有一家专业性的政府或民间农具博物馆或收藏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不仅可以进行农具收藏展示,还可以利用现代技术进行数字化保护。但是这些多样化的保护方式在云南农业文化遗产地还很鲜见。

四、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对策

社会进步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守望传统文化遗产也成为了今天民众的共识。正如习近平所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②“传统是人类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是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对社会行为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③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智慧的结晶,亟待加强在保护利用中实现传承。

(一)建立专业性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或私人藏馆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场所,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当你参观博物馆时,你会了解到历史的进程,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目前在云南还没有任何一家专业性的农业工具博物馆。因此,在云南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大省,建立专业性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既是传承历史、又是保护地方多元民族文化的需要。

① 丁晓蕾,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保护利用》,《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② 习近平:《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础》[EBOL]<http://news.sohu.com/20140225/n395635807.shtml>

③ [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云南是农业文化遗产大省,政府可以进行两个层级的专业性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是省级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用来集中展示省内各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特色农业工具;二是地方性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收藏陈列当地所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旧的衰退,也有新的加入。通过专业性博物馆收藏展示,传统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轨迹展示和保护利用均得以实现。

建立专业性的农业工具私人藏馆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方式之一。云南民间私人藏馆不多,规模较大的私人藏馆主要是腾冲和顺的二战相关历史遗物收藏馆,农业工具私人藏馆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应该得到相关政策的鼓励支持。

(二)数字化保护

数字化方法和技术是当今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体系,有高效、存储容量大、保存方便、持久等诸多优点。数字化技术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也有广阔的空间。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起步较早,其它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比如“有关农业遗址、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技术、农业特产、农业民俗等类型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鲜有报道。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极少。”^①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在云南农业文化遗产地还没有起步,目前仅见云南元阳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在建一个数字化保护平台,但重点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农业工具并没有包含其中。农业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还任重道远。

数字化保护离不开科研经费的支持,但云南学术界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的基金项目立项较少,目前仅有笔者承担的一个校级基金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进行了关注,并已经在基金支持下着手建立云南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数据库。

(三)培养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传承人

农业工具制作技艺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在云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地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元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面可以看到有民歌、婚俗、舞蹈、服饰和土陶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是没有得以列入的。地方政府管理部门重视挖掘培养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传承人是实现遗产活态保护的有效途径。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制作技艺在现代科技的严重冲击下,大量传统农业工具在快速消失。培养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传承人,既可以实现技艺的传承保护,又可以进一步拓展为对传统农具进行艺术品制作,挖掘艺术价值,在市场中实现活态保护。

农具艺术品制作主要包括“实物或微缩农具模型制作、农具工艺品制作、农具绘画、农具制作使用专题片、农具图鉴绘制等。”^②农具艺术品制作既是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利用,也能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市场价值,与转型中国的变化相适应。

综上所述,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有着浓郁的民族性,亟需加以保护。在当代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下,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理性分析问题,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让农业文化遗产以鲜活的状态传承在民间,是当下云南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课题的重要任务。改进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可以有诸如建立专业性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或私人藏馆、数字化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传承人等诸多途径。

(下转第56页)

① 胡以涛、惠富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前景初探》,《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② 丁晓蕾,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保护利用》,《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